

[奥] 托马斯·布热齐纳



(第二部)

谁偷走了小马驹“法老”？



中华书局

小狗邦德侦探系列

第二部



谁偷走了小马驹“法老”？

[奥] 托马斯·布热齐纳

著

[德] 玛格达莱妮·汉克-巴斯费尔德

图

王 宁

译

中 华 书 局

Wer Hat das Fohlen Pharaos entführt? by Thomas Brezina

© 1996 published by C. Bertelsmann Jugendbuch Verlag, München

within the Verlagsgruppe Random House GmbH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谁偷走了小马驹“法老”?/[奥]布热齐纳著;[德]汉克-巴斯
费尔德绘;王宁译.—北京:中华书局,2003

(小狗邦德侦探系列)

ISBN 7-101-03794-1

I. 谁… II. ①布… ②汉… ③王… III. 儿童文学-
侦探小说-德国-现代 IV. I516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16988 号

-
- | | |
|-------|---|
| 丛 书 名 | 小狗邦德侦探系列 |
| 书 名 | 谁偷走了小马驹“法老”? |
| 著 者 | [奥] 托马斯·布热齐纳(Thomas Brezina)
www.thomasbrezina.com |
| 绘 者 | [德] 玛格达莱妮·汉克-巴斯费尔德
(Magdalene Hanke Basfeld) |
| 译 者 | 王 宁 |
| 责任编辑 | 王瑞玲 |
| 出版发行 | 中华书局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 |
| 印 刷 |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|
| 版 次 | 2003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
2003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|
| 规 格 | 787×1092 毫米 1/32
印张 4 字数 64 千字 |
| 印 数 | 1—10000 册 |
| 国际书号 | ISBN 7-101-03794-1/Z·463 |
| 定 价 | 8.00 元 |
-

目 录

- 1 我的朋友,放屁虫
- 7 什么在响?
- 13 灭虫专家来啦!
- 22 举起手来!
- 29 证据
- 36 盗窃
- 43 噩梦般的一天
- 50 “法老”怎么了?
- 57 气味线索?
- 66 被困
- 71 拥挤的车厢
- 77 大扫除
- 83 痛苦的历程
- 88 陷阱
- 92 拜罗·邦德——牧马人
- 98 迷雾重重的结局
- 105 可怕的奶酪
- 113 狗的本领和马的知识



我的朋友，放屁虫

嗨！我叫卢克斯。我向大家介绍我最好的朋友，它是个“放屁虫”。我指的可不是巴斯蒂安——我在齐特巴特寄宿学校的室友。我说的是我们的神秘的小狗——拜罗·邦德。

自从几星期前制造了那次臭弹事件以后，它就变成了个不折不扣的超级臭蛋，总是让我们始料不及。最近的一次是，我们意外地发现了令人震惊的小马驹“法老”被偷的秘密。说实话，其实那天早在我们走进马棚的一瞬间，我就觉得有些不对头。我对一些事情有着天生的敏感，嗅觉像狗一样灵敏。

有了这种不祥的感觉，我就知道肯定要有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了。可我的伙伴们——莉娜和巴斯蒂安

根本就不相信我，在他们眼里，我就是“乌鸦嘴”。

但是就像暴风雨前正常行驶的航船一样，马棚里确实被一种不正常的，可以说是不祥的气氛笼罩着。不过，我没有猜到，原来是“法老”……

停！你们大概还没弄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吧？我爸爸是一艘大船上的船长，他经常说：“首先应该解开缆绳，起锚，然后才能全速前进。”对于不懂航海的旱鸭子来说，这句话的意思就是：事情是一件接着一件的，要有先后，要有条理。

所以，还是让我从头说起吧。

每星期三下午是我们的“放风”时间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被允许走出学校，但是必须六点半之前准时回来。

这一天，天气很热，有点像夏天来了。我终于可以把我的新充气船拿出来试试了，这艘船是爸爸送我的圣诞节礼物。我很想知道，它是否真的像包装盒上画的那样有着漂亮的流线外型。当然，莉娜和巴斯蒂安也会跟我一起去的。船足够大，能装下我们三个，况且，我也需要一些船员来做充气之类的事情。我是船长，这让我很得意，因为可以对船员发号施令。有时候，我支使他俩做这做那太多了也让他们发疯，那样他们就会联合起来揍我。

然而这天，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，莉娜和巴斯蒂安

兴奋地踩着充气泵跳来跳去，我在一旁给他们鼓劲，气船充足了气才能划得更快。

给船充好气，莉娜去“鬼屋”（我们的神秘的小狗藏身的地方）把拜罗·邦德带了出来。不会有人发现它，因为我给它戴上了我的船长帽。在寄宿学校，养宠物可是被明令禁止的！学校里，只有我们的厨师知道拜罗·邦德的事，他还负责给拜罗·邦德弄吃的。我们的厨师叫“亲亲”，因为他总是在吹嘘他做的饭菜的时候做个亲吻的动作，就像这样：“这又是一道，”——亲一下——“美味！”



拜罗·邦德戴着我的船长帽。

我们把船举起来，用脑袋顶着，穿过学校花园，直接来到湖边。我们知道一个鲜为人知的小湖湾，在那儿没人会注意到我们。

刚把船推下水，这天的第一个意外就发生了。巴斯蒂安，这个毛手毛脚的家伙，没把充气阀门拧紧，船

漏气了。我跟莉娜气恼地埋怨他，巴斯蒂安的大耳朵又红了，他非但不承认是自己的疏忽，还骂我们吹毛求疵。

“咦，拜罗·邦德哪儿去了？”莉娜突然问了一句。

的确，我们这只白色的小狗刚才还在船上，现在却不见了。这让我们很奇怪，因为它通常都呆在我们附近，不会跑远的。

我有个让朋友们不安的坏习惯，就是总把事情想得很糟，好像处处是灾难。现在我的眼前就浮现出一幅幅可怕的画面：拜罗·邦德被车轧了；拜罗·邦德掉进了猎人的陷阱；拜罗·邦德被猎狗的人抓走了；拜罗·邦德掉湖里淹死了；拜罗·邦德被另一只大狗咬死了……我把诸如此类的担心说给我的朋友们，巴斯蒂安气恼地威胁说：“你再不闭上你的乌鸦嘴，我以后就叫你‘灾星’！”我可不喜欢这样一个外号，它比船头被撞了个洞还可怕。

我们分头跑开，轻声叫着我们神秘的小狗的名字。最后，我终于找到了它，可同时也受到了沉重一击。

拜罗·邦德钻过篱笆，溜达到了跟学校花园紧挨着的牧场。我看见它的时候，它正兴奋地在新鲜的牛粪堆里打滚呢。噢！全身都粘满了臭烘烘的牛粪，一点儿都看不出它的毛色来了！这个拜罗·邦德，无论做什么事都这么彻底。



拜罗·邦德在牛粪堆里打滚。

听到我的喊声，它马上从它自己挖的隧道钻了回来，像只长着四条小腿的臭蛋似的跑到我面前，还愉快地摇着小尾巴。它兴奋地竖起了耳朵，小脑袋歪着，那样子就好像期待着我会夸它几句似的。

顿时，我气不打一处来，简直像个就要爆炸的蒸锅，浑身发抖。

“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不许在脏地上打滚儿！”我呵斥道。

拜罗识趣地垂下了尾巴，耳朵向后支着，好像这样我的怒吼声听起来就不那么大了，脑袋也知错地低了下去。它机灵得很，它清楚接下来等着它的是什

么——逃不掉的洗澡。而且今天还可能会被扔到湖水里洗,要知道,现在的湖水还是很凉的。

我正要弯下腰去逮它,拜罗·邦德就好像能读懂我的心思似的飞一般地跑开了。它的小短腿尽可能快地交替落地,径直向学校跑去。它知道,学校里有很多地方可以藏身。我紧追在后面,可突然“香水男孩”从后门走了出来。噢,不,怎么偏偏在这时候麻烦又来了。

“香水男孩”是几个毕业班的男生,他们经常用香水把自己弄得香喷喷的,他们觉得这样更能吸引女孩子。这些假正经的家伙,把我们低年级的孩子当成什么都不懂的婴儿,还热衷于到校长那儿打我们的小报告。

这下完了,拜罗·邦德肯定会被他们发现的,然后……然后会怎么样?总之,糟透了。



拜罗·邦德匆忙逃往学校。



什么在响？

拜罗·邦德自己更清楚一旦被发现的后果。我跟各位读者介绍过吗？拜罗·邦德以前曾经在一位特工人员那儿接受过训练，它掌握很多技能，也非常机灵，它甚至知道做一些动作来表示一定的意思。所以，这一天它也没忘了掩护自己。它顺着灌木丛向温室跑过去，温室里种着一些菜，是供应学校厨房的。拜罗·邦德匍匐着穿过菜畦，在那里它可以藏在那些植物中间。

估计这天“亲亲”刚给菜施过肥。他施的肥都是纯天然的，大概就是些腐烂的蔬菜、酸白菜和臭鱼什么的。这些东西的味道更加重了拜罗·邦德身上的臭气。

菜畦的尽头是一个用来积肥的深坑，厨房的垃圾、

修剪下来的草和叶子被堆放在那儿，渐渐地时间长了，就变成肥沃的土地了。

然而在今天，这个星期三，还丝毫没有变成肥沃土地的迹象，坑里堆满了霉烂的草和过期的奶酪，绿乎乎的一片。

拜罗·邦德眨眼间跑到那儿，已经顾不上仔细看，理所当然地陷了进去。这时候的拜罗·邦德，说它是本世纪最大最超级臭的大臭蛋一点都不为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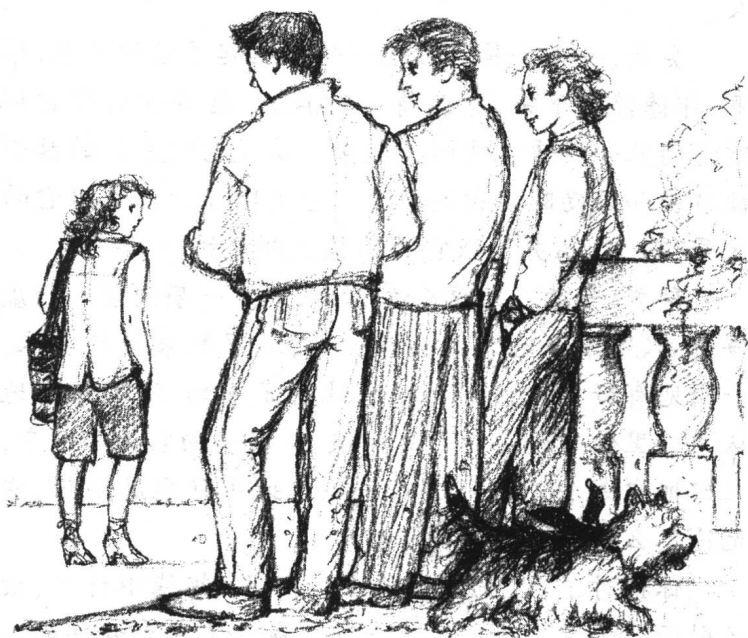
它拼命地在松软的污泥中挣扎，挣扎，最后终于气喘吁吁地爬了出来。

而“香水男孩”没有发现拜罗·邦德也称得上是个奇迹了。他们那会儿正专心致志地盯着一个新转学来的女孩。他们叫住那女孩，好像要跟她说些什么。

我们的神秘的小狗刚好就在这时候迅速地从他们腿边跑过，消失在门后面。可它的气味，那能把所有人熏出眼泪、让所有人都必须捂住鼻子的臭味，却像云一样地从下到上弥漫开来，笼罩了“香水男孩”。

女孩走过来，立刻皱起了鼻子转过头去，用手扇着空气。“香水男孩”尴尬地呆在那儿，不知所措。我暗暗地幸灾乐祸，平常他们也总是乐于看我们的笑话。

我从他们身边挤过去，继续追我的拜罗·邦德。它的脏脚留在地上的小脚印泄露了它的去向。我边追边



拜罗·邦德从香水男孩腿边跑过。

小心地用脚尖把地上的小脚印蹭模糊，这样就不会有人怀疑和追究了。

我们的神秘的小狗在楼里窜来窜去，可显而易见的是：无论是莉娜的床还是巴斯蒂安那乱糟糟的书架，或者是我的海员箱都不是理想的藏身之处。它这样拿不定主意地从楼上跑到楼下，从楼下跑回楼上，幸好没有人，学校每到放风时间学生就跟消失了似的空无一

人。

突然，一种金属的叮咣叮咣声引起了它的注意，拜罗·邦德停了下来，它认得这种声音，这声音引得它那空空的肚子咕噜咕噜叫了起来。这是它吃东西的盘子被敲击和移动时发出的声音。它的盘子上还漆着它的代号“零-零-乌夫”，跟它的狗牌上刻着的一模一样。

拜罗·邦德寻着这个声音，来到了一扇门前。门虚掩着，只留了个巴掌大的缝，从门缝里飘来鱼的香味。一闻见有好吃的，拜罗·邦德就忘了一切，迫不及待地，从门缝里钻了进去。而这时候，一双手向它伸了过来，正好把它逮个正着。这双手死死地攥住它的围巾，它无论怎么挣扎也逃不掉了！

你猜对了，这正是我的手！拜罗·邦德中计了，被我引进了浴室。这间浴室是巴斯蒂安和我的房间的一部分，可惜没有锁，我只能迅速地把门关上。

那小脏狗紧张地躲在墙角，缩成尽可能小的一团，浑身发着抖，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，企图博得我的同情，避免把它扔到浴缸里。在我正要狠狠地教训它时，它发出呜呜的像哭一样的声音。它在想尽一切办法，想要勾起我的同情，逃过洗澡。

“噢，不，无论如何都不能放过你，你这个小臭蛋！”我边说边捂住鼻子，另一只手扭开了水龙头，然后撸起

袖子，解下它的围巾和狗牌，把它摀进了浴缸里。



卢克斯给拜罗·邦德洗澡。

我费劲地把拜罗·邦德摀在水里，往它身上浇了差不多半瓶橘子味的洗发香波。这时候，传来了敲门声。

“谁在里面？”一个响亮而刺耳的声音问。是我们的校长，齐特巴特夫人！校长年纪已经很大了，但仍然

是个极有风度的女士。巴斯蒂安给她起了个外号,叫“扫帚棍”,因为她的背总是挺得笔直,就像肚子里吞进去根扫帚棍似的。

听到校长的声音,我立刻就想到了最坏的情形:“扫帚棍”推门走进来,发现了拜罗·邦德,然后它永远地从齐特巴特寄宿学校消失了,也许被送进某个小动物收养所。



拜罗·邦德想甩掉头上的水。



灭虫专家来啦！

“**是**谁在里面？”校长又问了一遍，这次的声音更大，也更严厉了。

我们的校长“扫帚棍”对人虽然很严厉，可也公正公平，她绝不会因为自己情绪不好就乱处罚人的。

我暗自希望校长不要进来。要知道，二楼住的可都是男生，她总得考虑到里面肯定是个一丝不挂的男孩子吧。（嘻嘻嘻嘻！）

她又喊了几声那几个负责照看我们的男老师的名字，可没人过来，因为他们这时候也都出去了。

“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说，是谁？！”“扫帚棍”下了最后通牒。

“是我，卢克斯！”无可奈何之下，我只好开口了。